

現實又荒誕的世情書寫 ——《照世杯》感官與排泄物的身體書寫

林偉淑

一、前言

本論文所要討論的《照世杯》引自《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第六卷¹。本文討論的《照世杯》是清初著名的話本小說集，又名《諧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²

《照世杯》署名為董文成所作的〈前言〉中提到：《照世杯》具有話本小說發展演變的特徵，它比起一般的話本而言，更多情節的鋪陳，人物也較多，有中篇小說的骨架，但是仍未有更多的細節描寫。每篇在目錄底下，已有類似章回的細目，對於故事有提綱契領的作用，但仍無回目。「雖然仍未擺脫短篇話本的形態，但已呈現短篇話本向中篇小說發展的過渡階段的特徵。」³因此，《照世杯》可作為研究話本小說發展史的重要文獻資料，同時也表現了世情書寫的內容。1928年，古佚小說叢刊社出版《照世杯》的排印本，陳乃乾在《古佚小說叢刊總目提要》中寫下：「明末短篇小說盛行，《二拍》、《三言》其尤為著焉。此書雖僅四篇，其描寫社會狀態、人情世故，深刻周至，凡《二拍》、《三言》所選，皆非其匹。」⁴然而，我們若就明清小說的發展史來看，如此評價或許是誇大了《照世杯》的價值，但《照世杯》確實也呈現了社會現實的某個面向。

《照世杯》共四卷四個故事，第一篇是〈七松園弄假成真〉阮江蘭為了尋得如西施般的美女，離家前往揚州遊歷。最後得到名妓畹娘自薦枕蓆，也得到舊時好友張少伯，為了讓他專心求取功名，接回畹娘以弟媳相待，最後讓他們大團圓的喜劇故事，寫阮江蘭的遊歷，也寫才子佳人。

1 侯忠義等校點：《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叢書》（潘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1997年3月第4次印刷）。叢書序文將全套十卷的內容大致可分為：歷史小說、世情小說、神怪小說、公案小說四類。叢書收錄明中葉至清末三百年間，各類珍稀本白話小說五十種，內容廣泛，風格各異，多姿多采。《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的作品中，約有五分之二是為世情小說。

2 在《古國古代珍稀本小》卷九，頁189，《照世杯》前言裡寫著：

書名《照世杯》，明末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一《照世杯》條：「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由此可知，書名喻「照世」，作者寫作動機是「為大千世界說法」——「采閭巷之故事，繪一時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極。善惡直剖其隱。」

3 《古國古代珍稀本小》卷九，頁190。

4 參見《照世杯·前言》卷九，頁190-191。

第二篇是〈百和坊將無作有〉寫假名士歐滁山，因貪而騙，最終人財兩失，淪落而死的悲劇。

第三篇〈走安南玉馬換猩絨〉寫商人杜景山受官府胡安撫迫害，只得到安南冒險取回猩絨，因禍得福的故事。

第四篇〈掘新坑慳鬼成財主〉吝嗇鬼穆太公父子的倚糞發迹，描寫清初欲致富的庶民景象。其中幾篇對於身體，以及使用排泄物屎尿、精液的描寫，表現了光怪陸離的人性及社會圖象，則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二、問題的提出

《照世杯》為清初的世情小說，然而，清初的世情表現與晚明的世情書寫有何不同，是本論文要思考的部份。因論文篇幅所限，在《照世杯》裡涉及的其他課題，例如到異邦／異鄉的書寫；或者「賭」、「食」、「騙」世態人情裡的描摹；以及官府形象及其與百姓之間的關係，都無法列入本論文的討論範圍中。只提取個人的身體(排泄物)書寫，檢視這個時期中，作為主體的個人身體，在群體社會生存裡，既現實又荒謬的處境。

世情的內容，從明中期至清末，不同時期階段必然有不同的表現。研究的視域必須由點至線再至全面的觀察，因此，在更多文本的梳理之後，將可整理出不同時期的世情關懷。

(一)身體排泄物的世情摹寫

明萬曆年間的《金瓶梅》為世情小說的開始，《金瓶梅》對於女性及男性的身體感官有所描寫，也寫潘金蓮吞精飲尿的荒謬情節。《醒世姻緣傳》則是另一部晚明寫出社會現實的百回之作。《照世杯》大約作於清康熙年間。

本文思考的起點是：晚明後，清初的世情之作，是否受到明末世情長篇小說的影響，或者在影響之餘又開展了新的世情內涵？

(二)世情的時間斷限—關於明末清初的時間斷限

關於「明末清初」的時間，學界一致認定明末清初是中國小說的繁盛期，然而，明末清初的時間指涉意義有多長？明清之際，明末清初，一般學者認為約是明萬曆年間(1573-1722)到康熙初期。

先就明清的皇帝年表來看，明·神宗萬曆(1572-1620)，明代最後一位思宗崇禎是(1627-1644)。清康熙則是(1661-1722)。在史學領域中，多數研究者將「明清之際」定為明萬曆初年到清康熙末年的一百年間。

陳鼓應先生將明清之際定為明萬曆初年到康熙中期。萬曆中後期是明朝衰亡的開始，

神宗皇帝數十年不問朝政，與官吏們消極對峙。接下來的泰昌、天啟年間，閹黨當政，禍亂朝綱。直到康熙初年，長期的戰亂逐漸平定，社會逐漸走入繁榮穩定的時期。

另外在《十七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⁵，李忠明以十七世紀作為一個獨特發展的時期，他認為小說史包含了，小說創作史、流傳史、接受史，而17世紀白話通俗小說從俗至雅的過程。本文即是參考《十七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當中對「通俗小說」的討論及界義，但在時間斷限上，則仍以萬曆至康熙為明末清初的時間斷限。本論文考察《照世杯》的世情描寫，未來將對比清初其他世情小說所闡述的世情樣態，以回應晚明至清初世情書寫的變化及意涵。

三、身體感官與屎尿、精液等排泄物書寫

身體感官的書寫，照見了日常、社會與世情。古典小說對於身體感官及細節的描寫始自《金瓶梅》。在《金瓶梅》中描寫了潘金蓮為了要攬住西門慶的愛寵，甚至不惜將自己物化，為了讓西門慶夜裡不必下床，吞精飲尿，彷彿是承接西門慶排泄物的夜壺，令人感到噁心可怖及悲哀。⁶《金瓶梅》開啟了透過女性身體細節的描寫，表述權力與欲望的關係。

「身體感知」在寫家庭生活寫人際往來的世情小說裡，成為對於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一。在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中，指出一個概念：「身體的意向性，它所表達的正是身體應付處境和指向世界的這種能力」。⁷

喬治·巴代耶說明「情色」時，指出：

人類性器官，同時具有排泄作用，我們稱之為「羞恥的部位」，並將它們與肛門聯想在一起。聖·奧古斯汀(Saint Augustin)曾痛苦地強調繁殖器官和繁殖行為的淫穢。他說：「我們生於屎、尿之間」。⁸

5 李忠明：《十七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1版）。

6 林偉淑：〈《金瓶梅》的身體感知—觀看、窺視、潛聽、噁心與快感的敘事意義〉，《東吳中文學報》第33期（臺北市：東吳大學，頁109-138）。

7 劉連杰：《梅洛-龐蒂：身體主體間性美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頁22。梅洛-龐蒂從知覺現象學解決意識與身體的關係，到言語現象學解決思想與表達的關係及問題，無論前者或後者，都在尋求身體概念及其通過身體行為來表述意義。此書作者劉連杰同時也說明了，梅洛-龐蒂的理論在哲學思考上仍有他的困境，但是他從現象身體逐步引導出主體間性的過程，仍是值得我們思考。（頁61）

8 喬治·巴代耶著，賴守正譯注：《情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5月），頁111。梅洛-龐蒂從知覺現象學解決意識與身體的關係，到言語現象學解決思想與表達的關係及問題，無論前者或後者，都在尋求身體概念及其通過身體行為來表述意義。此書作者劉連杰同時也說明了，梅洛-龐蒂的理論，在哲學思考上仍有他的困境，但是他從現象身體逐步引導出主體間性的過程，仍是值得我們思考。（頁61）

屎尿、精液的描寫在《照世杯》第二、三、四篇都有所描寫。在談論《照世杯》之前，我們也可以看到屎尿的描寫，在世情小說的極巔峰之作《紅樓夢》中亦有所表現。因賈瑞痴迷王熙鳳，卻遭王熙鳳設局，讓賈瑞在寒風中苦等一夜，後來又被賈芸賈薈脅迫，寫了二紙各五十兩的借據，他們領賈瑞到後門，要他暫且窩著，待他們抽身領他出去。沒想到，賈瑞在等待時，被一淨桶的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澆得他滿頭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紅樓夢》，第 12 回）。即使因此重病，心裡發恨的賈瑞，在跛足道人帶來可以救他命的「風月寶鑑」，要他只能照鏡子背面，不得照鏡子正面，方能保生。賈瑞收了鏡子，卻被鏡子背面呈現的骷髏頭嚇壞了，忍不住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裡面招手喚她，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進了鏡子和鳳姐雲雨一番，一睜眼只覺汗津津，底下已遺下一灘精液，如此三四次，終於小命不保。臨死前，身子底下冰涼漬濕一大灘精液。⁹

《照世杯》第二篇〈百和坊將無作有〉假名士歐滁山，後遇自稱屠家三太爺。聽聞屠老爺在淮揚作道，死於任上，今只剩小奶奶和三太爺及後生管家，三太爺以八兩銀子求歐滁山一篇墓誌。自稱屠家少奶奶本姓繆，又得知繆奶奶想一門親事，歐滁山自薦於三太爺，說得這門親事。當他見到繆奶奶雖不十分美貌，但還有幾種風情：

歐滁山看得仔細，那眼光早射到裙帶底下，虛火發動，自家褲襠裡活跳起來，險些磨穿了幾層衣服，又怕不好看相，只得彎著腰告辭出來。回到寓中，已是黃昏時候，一點淫心忍耐不住，關了房門，坐在椅子上，請出作怪的光郎頭來，虛空模擬，就用五組作緣……口中正叫著「心肝乖乖」，不期對面桌子下，躲著一個白日撞的賊，不知幾時閃進來的，蹲在對面，聲也不則，氣也不喘。被歐滁山滾熱的精華，直冒了一臉，那賊「呀」的叫喊起來，倒嚇了歐滁山一跳。

那賊撥開門門，已跳在門外。歐滁山趕去捉他，那賊搖手道：「你要趕我，我便說出你的醜態來了。」歐滁山不覺又羞又笑，那賊已穿街走巷，去得無影無蹤。

（頁 229-230）

歐滁山和被噴了一臉精液的小偷，兩人都處於尷尬荒謬的處境中，因為精液雖是繁殖的源頭，卻也代表著欲望本身，自慰亦是文明禮儀社會裡不可化為言說，不可公開的禁忌行為。

那就更不用說，潘金蓮對於西門慶的情愛手段已至吞精飲尿的醜惡甚至可怖的承歡行為，他們的性愛關係最終指向的還是死亡敘事，最終西門慶是精盡人亡。正如同喬治·巴代

本書的另一個版本，喬治·巴塔耶著，張璐譯：《色情》（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

中國大陸編譯將喬治·巴代伊譯為：喬治·巴塔耶。巴塔耶其實是一般較為常用的翻譯之名。

9 李忠明：《十七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1版）。

伊指出的：「情色的最終意義是死亡」。¹⁰因此精液、自慰，指向的都是身體欲望的隱晦，《照世杯》以可笑情節點出人性的真實，並誇張了人物的處境。

《照世杯》第三篇〈走安南玉馬換猩絨〉話說廣西有一安撫姓胡，生性貪酷，不指望為百姓興利除害，只想剝盡地皮自肥，胡安撫沒有子嗣，承繼妻侄作為公子。小衙內二十餘歲，好色，生平毛病就是見不得女色，不論精細美惡，落在眼裡就是不肯放過，只因胡安撫及夫人溺愛衙內。一日在夫人的說情下，讓衙內可以上街。但胡衙內私自上街，看到樓上一位標緻婦人，趁婦人和樓下後生說話時，他從袖裡拿出汗巾，汗巾上繫了一個玉馬，他將汗巾往樓上擲去，打中婦人臉龐。

這後生商人名為杜景山，是會招攬四方客商的商人，行事也乖覺，與妻子鳳姑恩愛。他下樓後生怒從心上，忙著去揪著公子頭髮，不巧用力過猛，揪著了帽子，胡公子竟一溜煙跑走了，後生扯下帽上一顆明珠。只因鳳姑偶爾上樓，觀望街上，不期撞見了胡衙內這個活太歲。

胡公子躲到了僻巷裡，走得氣喘，想在簷下歇一歇，沒想到對門有個婦人蓬著頭，敞著胸，提著馬桶將水蕩一蕩，往側邊潑下，剛剛好就潑在衙內的衣服上，「也是衙內晦氣，潑得一身糞渣香。衙內又氣又惱，只得脫下那件外套來，露出裡面金黃短夾襖。但他又恐人看見，觀瞻不雅，就走出巷門。（頁 247）衙內在巷外空地上看見一匹馬拴在樹底下，鞍轡備得端正，衙內解下繮繩，跨了上去，飛奔出去，草窩裡跳起一個漢子大喊：偷馬賊！隨後也如飛地趕將來。防守市上的官兵，見狀也一齊喊起「捉拿奸細！」嚇得那些作買賣的人，有人擠掉了鞋子，有人失落了銀包，有人不見了貨物，也有人踏在深溝裡，或有人跌在店門前，儼有千軍萬馬的光景。（頁 248）

這一連串由貪美色引起的事端，至衙內被潑了一身屎尿，接下來的描寫，更是對於「身體」回歸到自然原始的描寫。胡安撫公報私仇，他要求鳳姑的丈夫杜景山限時交出極難取得的大紅猩絨，杜景山只得赴他鄉前往安南。然而取得猩絨是極困難的，首先是補斃人擒住猩猩後，得求猩猩同意給予玉體之血，同時要報過國王，國王同意才能取血，取血時也要問猩猩願意給幾瓢血，取血時將不多不少得到猩猩應允的數字，再以猩猩之血染大絨。這裡很有意思的是，猩絨取自猩猩鮮血，猩猩則是自己身體的主人，牠決定自己身體給取的多寡，再從容就死。

這樣充滿神話的安南國度想像，作者還加了一筆，在杜景山找尋神通師長的過程中，看到河裡洗滌的人們。原來，在安南國的男女，自七八歲就在浴蘭溪中洗浴：

10 喬治·巴代伊著：《情色論》，頁197。

你道這洗浴的，還是妖女不是妖女？原來安南國中不論男女，從七八歲就去弄水。這個溪河，叫做浴蘭溪，四時水都是溫和的，不擇寒暑晝夜，只是好浴，他們性情再忍耐不住。比不得我們中國婦人，愛惜廉恥，要洗一個浴，將房門關得密不通風，還要差丫頭立在窗子下，惟恐有人窺看。我道婦人這些假惺惺的規模，只做個妝幌子。

就如我們吳越的婦女，終日遊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門立戶，看戲赴社，把一個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萬人瞧，他還要批評男人的長短，談笑過路的美醜，再不曉得愛惜自家頭臉。（頁 262）

這裡作者以話本說書形式，指責女性拋頭露面，卻又遮掩身體。遮掩身體雖被視為是女性保持貞節的禮儀，但其實矯情，只是幌子。意思是，如若要愛惜廉恥的心態，那麼不只身體不宜被窺見，連臉都不應該被看見：

若是被風刮起裙子，現出小腿來；抱娃子喂奶，露出胸脯來；上馬桶小解，掀出那話兒來，便百般遮遮掩掩，做盡醜態。不曉得頭臉與身體總是一般，既要愛惜身體，便該愛惜頭臉，既要遮藏身體，便該遮藏頭臉。古云說：『籬牢犬不入』，若外人不曾看見你的頭臉，怎就想著親切你的身體？」「我勸大眾要清淨閨闔，須嚴禁妻姐妹，不要出門是第一著。若果然喪盡廉恥，不顧頭面，倒索性像安南國，男女混雜，赤身露體，還有這個風俗。」（頁 262）

因為在偏遠又非文明的安南國，因為民風接近自然，男女混雜在溪中洗浴：

我且說那杜景山，立在水中，恣意飽看，見那些婦女浮在水面上，映得那水光都像桃紅顏色。一時在水裡也有廝打的，也有調笑的，也互相擦背的，也有摟做一團抱著，像男女交媾的，也有唱蠻歌兒的。洗完了，個個都精赤在岸上洒水，不用巾布揩拭的。那些腰間長短闊狹，高低肥瘦，黑白毛淨，種種妙處，被杜景山看得眼內盡爆出火來。恨不得生出兩只長臂、長手，去撫摩揉弄一遍。（頁 262-263）

杜景山看得眼裡爆出火來，也想伸手去撫摸這些赤條條的，在水中嬉戲的男男女女的身體何以如此，不過是在貪看的瞬間，回到人性最原始的欲望，被身體吸引。事實上，安南國這些在浴蘭溪裡洗浴的男女老少，才是自然本性地生活，風土民情真實的表現：

這裡彷彿只是表現安南國境裡的人民是更接近原始的表現。然而，也正是因為胡衙內看到，偶爾上樓的杜景山標緻妻子鳳姑的臉，才引發事端，使得杜景山必須離鄉背景來到安南取猩絨。因此，究竟是文明國度的人們行度合宜，還是原始安南的人們更為純樸自然。

身體所帶出來的思考，並非是非對錯的二元對立論，而是在文明底下所包藏的原始欲望或本能，更值得討論。

四、倚糞致富的現實與荒謬性

第四篇〈掘新坑慳鬼成財主〉吝嗇鬼穆太公父子的倚糞發迹。湖州烏程縣義村，穆太公年五十餘歲。村人都稱他為新坑穆家。他叫上工匠把門前三間屋掘成三個大坑，每一個坑都砌起小牆隔斷，牆上粉起來，作成三間糞屋。後又蓋起一間屋，掘一個大坑，專放婦女進去隨喜，派送草紙。賣糞致富。

倚糞致富表現了當時庶民對財富的渴望，無財無能，無法改變自身階級，只有以最不需要本錢，日日皆得產出的排泄物為資本。穆太公以無本之物起家，卻無比慳吝。穆太公兒子學名叫文光，十八歲娶了媳婦後，文光就再不肯去讀書。太公見兒子漸漸黃瘦不成人形，曉得兒子貪色，又不好說出來。穆太公對媳婦說：

媳婦，我娶你進來，一來為照管家務，二來要生個孫子，好接後代。你看他近日慳縮縮，臉上血氣都沒得，自朝至夜，打上輪千呵欠，你也該將就放鬆些。倘有起根短來，不是斷送我兒子的命，分明斷送我的老命了。（頁 275）

媳婦聽得這些話，羞得滿面通紅，只得低著頭回應。但兒子還是戀戀媳婦，後又怕父親責備，跑去舅舅家藏身。

文光的舅舅金有方是烏程縣數一數二的無賴秀才。「凡是縣城中可欺的土財主，沒勢要倚靠的典當舖，他便從空捏出事故來，或是拖水人命，或是大逆謀反，或是挑唆遠房兄弟、叔侄爭家，或是幫助原業主找絕價，或是撮弄寡婦孤兒告吞占田土屋宇。他又包寫、包告、包准騙出銀子來。也有二八分的。也有三七分的。也有平對分的，這等看起來金有方倒成了一個財主了。」（頁 279）又在穆太公喪妻之時，金有方告官，說穆太公餓死了妹妹，把穆家房產搶得精光。因此，相對於文光舅舅金有方的「騙」和「貪」，穆太公可以算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了。正因文光自投羅網至舅舅家，穆太公為了尋子來到金有方家，讓金有方又興起了貪騙之意，也更加突顯穆太公的慳吝，由此展開故事。穆太公為了前尋文光，對媳婦說：

媳婦，我今夜數下三百張莫紙，你明日付與種菜園的穆忠，叫他在門前給散，終久我還不放心，你若做完茶飯，就在門縫裡看著外邊，若是餘下的草紙，不要被穆忠落下。（頁 284）

媳婦只怕到外廂不便，但穆太公居然回道：

說也不該，你不要享福太過。試看那前鄉後村，男子漢散腳散手，吃現成飯。倒是大婦小女在田裡做生活。上面日色蒸曬，只好扎個破包頭；下面泥水汪洋，還要精赤著兩腳去耘草。我活到五十多歲，不知見過多多少少，有甚麼不便？（頁 285）

這裡倒有趣了，上一節講述〈走安南玉馬換猩絨〉杜景山指出中原女性拋頭露面，卻又遮掩身體，名為女性的貞節，其實是矯情幌子。安南國的男女反自然坦露，原始而純粹。但在這裡，穆太公並不是真心為身體自然純粹的本然發聲，而是在意他的草紙，他的生財工具。

也因此穆太公到了崔題橋家，知曉兒子並未到岳家，此時崔親家母苦留用飯，穆太公死也不肯，就怕今日吃了來日還是要還。又記起臨出門前，媳婦交待買了鹽回家，他買了鹽，討了荷葉盛鹽離去，沒想到肚子疼了起來。至此，以無本黃金生意起家的穆太公竟捨不得把無本黃金留在他地，他想著：「怎麼自家販本錢釀成的，反被別人受用？」（頁 286）在這等算計底下，肚痛又難以忍受，又取了荷葉包起自家的糞。兩個荷葉，一個盛無本黃金，一個盛著昂貴的鹽。卻在他回返時遇親家崔題橋，他擔心手裡黃本黃金被發現，慌忙往澗裡一丟，只留下一包他以為是鹽的荷葉。心裡憤恨，只因親家隨意一問，他竟得把視為黃金的糞給丟入山澗。事實上，他丟棄的是珍貴的鹽。

回到家，穆太公見穆忠和人起了爭執，心裡也埋怨。媳婦低聲下氣，問公公可曾帶回鹽，太公回道在外頭桌上，要媳婦用新鹽煎豆腐，他要嚐一嚐滋味。沒想到媳婦一打開荷葉，但覺惡氣沖天，太公近前一看，嚇得臉都失色，又覺丟到山澗裡的鹽令他心疼不已，於是將一包糞往地上一擲，卻走來一隻黃狗，嘖嘖咂咂地肥嚼一會。太公看得目瞪口呆，自嘲道：「只認我在路上失落了銀子，不曾買鹽。」又懊悔道：「我既有心拿回家來，便該傾在新坑內，為何造化了那黃狗？」（頁 289）連糞給黃狗啃了都心疼，如此吝嗇。

潑皮無賴谷樹皮也掘新坑和穆家對頭，最終谷樹皮卻摔落自家糞坑中，跟蹤他的穆文光看到了，不僅無意救他，還怒道：「我且替地方上除一個大害」（頁 297）搬起大石塊，往谷樹皮頭上撲通摔去，谷樹皮因此頭腦迸裂，死於自家糞坑內。穆文光滿意快活地回家告訴太公，拍掌說道：孩兒今日結果了一個惡人。穆太公開心大笑，說自身的病是因谷樹皮而起，如今出了這口氣，心病退散，但被谷樹皮搶奪生意「破財的病」卻好不了，穆太公就是守財奴、慳吝鬼。

穆太公以糞起家，這讓穆文光在賭場從師學馬吊時，兩個窗友都嘲笑他：「小穆，你家吃的是糞，穿的是糞，你滿肚子都是糞了。只該拿馬吊經，在糞坑上讀，不要在這裡薰壞

了我們。」(頁 292) 穆文光總是不理會，一心把馬吊經讀得透熟。但後來文光的舅舅和吊場人一起算計穆太公的錢財。在一連串的賭、騙、以及離奇的情節轉折下，穆太公費了百金才免於文光下獄。而穆文光則因應試時寫了極八股文字而受到酸腔腐儒考官的賞賜，高中第一名進學。而後穆文光的兒子，也讀書進學。從穆太公倚糞致富，穆文光賭場學馬吊經，文光之子才終於讀書進學，新坑穆家階級終於晉升成書香人家，這是穆家父子白屋發迹的故事。倚糞發迹，但最終還是回到由富至士人，階級流動的故事。

故事最後諧道人評曰：

俗稱臭財主，則未有不臭而成財主者也。穆太公新坑射利，皆從臭字起見……太公半山道上，惜糞如金，欲捨輕取重，率至並其重者而棄之。天下之愛便宜者，往往輕重倒置，大抵是造物巧於弄人處……余不意太公臭財主，有此寧馨兒光耀門閭也。金有方之辱，天辱之、人辱之乎？曰：自辱之。然自辱者，天、人尚未嘗有意報應也。(頁 307)

這裡提到幾個重點：那財主沒有不臭的，意即，要成為財主都有些污穢之事，也許在發迹的過程，也許是生財的物質或者是生財的手段。至於穆太公這樣惜糞如金，以臭／醜為美，則是可笑荒謬卻又是那麼的寫實；至於穆文光最終能光耀門楣，憑藉的不是多大的能力，或苦讀自學的啟發性，而是憑藉某種不可靠的好運氣；至於文公的舅舅金有方，則是自辱人辱，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的最佳範例了。

五、結語

小人物的發迹變奏，有時憑藉的荒謬處境中的極致好運，特別是在貪、賭、騙的市井處境中，並沒有一套立命致富的法則。如若無法經由仕宦從軍，改變階級，則必須是從生活的需求裡，提煉出生存法則。也因此，穆太公才會如此本能地留下糞荷葉而不是鹽荷葉，因為他是倚糞為生。穆太公透過身體表現的意識和他的行動早已主客觀交融，表現出他自己「應付處境的能力和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¹¹這是他的身體面對世界時的直觀行為。

在巴赫金對於拉伯雷小說中的廣場語言研究中，可以看到廣場狂歡的荒誕書寫中，展現的庶民生命力、繁殖及死亡。拋擲糞、澆尿等這類廣場狂歡的動作和形象，是與「生命、死亡、分娩有著最為本質的關係。」¹²事實上屎尿、精液是在人體的腹部腔腸中，巴赫金認

11 劉連杰：《梅洛—龐蒂：身體主體間性美學思想研究》，頁22。

12 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69。

為：「這是肉體地形的中心，上部與下部相滙於此。」¹³有意思的是，關於糞便排泄物，巴赫金則認為它是「介乎大地與肉體之間的一種中介體 一種使大地與肉體彼此接近的東西。同時糞便也是介乎活著的肉體與被分解、轉化成土壤、肥料的死的肉體之間的一種中介物。」¹⁴糞便就像死者的身體，肥沃了土壤，因此，糞便並不只是排泄物，不只是廢物。它點出身體在過去是肉身存在，未來則是化歸土壤的狀態，因此屎尿既不是肉身，也不是土壤，而是存在其中的中介狀態。是以《照世杯》透過屎尿、精液的身體摹寫，表現的是身體更為原始的欲望或作用。

在本論文之前，筆者已考察了《金瓶梅》¹⁵，以及《中國古今珍稀本小說》的《歡喜冤家》（第2卷，初刊於崇禎13年）¹⁶，《醋葫蘆》（第6卷，刊於崇禎年間）¹⁷、《八段錦》（第4卷，刊於明末）¹⁸等三篇世情小說的身體書寫。

《照世杯》的身體書寫，繼承了晚明《金瓶梅》，《醒世姻緣傳》及上述幾部世情小說的部份特質。然而，《照世杯》對於身體的描寫，並不只是以性的欲望為描摹對象，而是更加真實表現人的原始欲望，以及生理現象。身體的排泄物，不論是屎尿、精液的怪誕書寫，都是突顯非官方的（也就是物質性的，且是肉體下部接近生殖的部份）、庶民的、打破次序的、日常的書寫。

《照世杯》既現實又荒誕的世情書寫，突顯了庶民百姓的真實現象：急欲脫貧致富的貪婪、詐欺騙局，或者以慳吝攢下財富的手段。《照世杯》透過屎尿、精液等身體排泄物的展演，激發讀者的閱讀想像，使讀者進入一種荒誕氛圍，打破身體書寫的禁忌，關照更為庶民或下層百姓的世態人情。在荒謬中透顯真實，表現了清初既現實又荒誕的世情敘事。

13 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研究」，頁185。

14 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研究」，頁199-200。

15 林偉淑：《〈金瓶梅〉女性身體書寫的敘事意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7年2月）。

16 林偉淑：〈《歡喜冤家》書寫女性所表現的世情意涵〉，東亞漢學研究第10期（日本：長崎大學，2020年9月），頁134-144。

17 林偉淑：〈《醋葫蘆》的世情書寫〉，東亞漢學研究第9期（日本：長崎大學，2019年6月），頁65-74。

18 林偉淑：〈《八段錦》的女性形象與身體書寫—《金瓶梅》之後的明清小說對於女性的編寫〉，第十五屆（石家莊）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河北：河北師範大學，2019年10月）。